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

第 二 集

文 化 教 育 出 版 社

103382

學水通記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

第二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

出版者說明

批判資產階級反动教育思想,是教育界重要的任务。我們为適應教育界的需要,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論文出版,供研究和参考。

这文集所刊出的文章,都是从報紙和雜誌上轉錄來的,本社未加修改。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

第 二 集

文 化 教 育 出 版 社

北京市印刷二廠承印

地址：宣內佟麟閣路七一號

印二裝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批判
(第二集)

文化教育出版社編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七六號

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大街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刷

統一書號：7057·7 字數：87千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 $\frac{7}{16}$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1—9, 500冊

定價(7)0.40元

目 錄

杜威“教育無目的論”的反動實質

何在? 胡克英 (4)

批判杜威關於教育目的的

謬論 陳信泰 (17)

批判實用主義教育學關於教育的作用和

目的的謬論 曹 孚 (26)

批判杜威關於教育超經濟、超政治的

學說 王 鈇 (37)

批判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中有关學校教育的

謬論 張 健 (45)

批判杜威“兒童中心主義”的

謬論 閻國華 (53)

什麼是反動的實用主義

教育思想 劉佛年 (63)

批判和肅清胡適的反動

教育思想 楊榮春 (77)

清除胡適反動歷史觀對歷史教學的

毒害 廣東廣雅中學歷史教研組 (93)

反馬克思主義的

“形象教學法” 何祚麻 (105)

批判王斌的

“形象教學法” 陳應謙 (115)

附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教育思想

..... 鄒魯風等 (121)

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教育思想

..... 高贊非 (133)

杜威“教育無目的論”的反動實質何在？

胡克英

一 “教育即生長”是徹頭徹尾反科學的生物學化的教育觀

“教育即生長”^①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石之一，其完整的提法是“教育就是人生能力及天性適當的生長”。^②

杜威所謂“人生能力及天性”，就是指與生俱來的“本能”而言的。在杜威全部著作中，常以“固有力量”^③、“自然力量”^④、天性、人性、衝動、傾向、“思想的生理結構”^⑤等等說詞做為“本能”的同義語。

實用主義教育家把“本能”一詞奉為無上的至寶。誰都知道，“本能”是生物由遺傳得來的自然能力，是一種自然現象。

許多實用主義教育家故意把人在後天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的各種能力，統統楔入到“本能”中去，然後掉過頭來，再用“本能”一詞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其中包括人的個性的發展——心理、意識的形成和一切教育現象。這是實用主義教育學家“立論”的一個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最虛偽、最反動的手段，當然，又是最方便的手段。

杜威所謂“生長”，就是“自然的發展”^⑥，換言之，就是本能展開的過程、表現的過程。他所指的“生長”，依然是自然現象，而不是社會現象。

根據杜威“教育即生長”和“本能”的“理論”看來：如果兒童染上了某種習慣，這是由於他具有某種“本能”傾向，據說

“習慣是生長的表现”^⑦；如果兒童养成了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这是由於它具有“利己的傾向”，而且这是一种“好”的追求“个人自由”的傾向^⑧。如果这个人当了小偷，那是由於他有“犯窃的傾向”^⑨；如果这个人再“高明”一些，学会在交易所或股票市場上翻云复雨，那是由於他有“取巧与狡猾的本能”^⑩。至於帝國主义國家战争販子之所以存在，据說，也不是由於社会制度使然，而是由於人們有“好战的趋向”^⑪。

这样一來，“本能”一詞变成了—一个極其方便而又無所不包的概念，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內容或傾向。这种种內容或傾向，杜威根据对壟断資產階級的实际效用之不同，把它們分为“好”、“坏”兩类。据他說，教育的作用就在於“使得其中好的趋向能夠繼續發展，……使得不好的趋向漸因不用而消滅。”^⑫

这就叫做“适当”的“生長”，就是說，不能隨便“生長”。这样一來，兒童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不是在后天形成各种社会

①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73頁。

② 杜威著：“明日之学校”，1933年商务版第5頁。

③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205頁。

④ 同前書，第210頁。

⑤ 同前書，第87頁。

⑥ 杜威著：“明日之学校”，1933年商务版第1頁。

⑦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87頁。

⑧ 杜威著：“自由与文化”引自哈利·威尔斯著“实用主义—帝國主义哲学”，1955年三联版第184頁。

⑨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46頁。

⑩ 同前書，第46頁。

⑪ 同前書，第23頁。

⑫ 同前書，第207頁。

意識和品質，而只是把先天已有的“本能”伸展出來而已。

这种教育觀是純生物学化的教育觀。它把生物学、生理学中的概念，搬到教育学里來，加以歪曲，用以解釋社会現象、教育現象。这是与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觀直接敌对的，並且是实用主义教育学家用來反对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觀的一种武器。

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会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引自联共（布）党史）問題很顯然，离开了存在、社会存在（其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生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我們既不可能理解意識（思想、觀點、信念、世界觀等等）的源泉，也不可能理解意識的內容。

实用主义者是主張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以为意識是純主觀的產物。这就是主觀唯心論的哲學觀。实用主义者既然否定了意識是客觀存在的反映，那么，意識是从那里來的呢？他們以为來自“本能”。他們把人的社会意識的源泉和內容，都歸結到“本能”或“天性”中去。这样，他們的主觀唯心論的哲學就向一个“更高的境界”超度了一步：仿佛不是更神祕了，而是更“科学”了——社会意識归入“本能”的范疇、生物学的范疇中去了。

从而，实用主义教育学家就否定教育是对兒童發生社会影响的过程，或賦予兒童以社会意識的过程，而認為“教育即生長”。

所以，在杜威的“本能”的學說中，隱藏着他的主觀唯心論。他所說的“教育即生長”是主觀唯心論的、生物学化的教

育觀。实用主义教育学家就以此为基础来解决一切教育問題，首先是教育目的問題。由“教育即生長”所引伸出的首要論点是“教育無目的論”。

二 “教育無目的論”是掩盖反动資產階級教育目的的一套“花槍”

实用主义的巨魁杜威在談論教育目的問題时，極尽狡猾之能事，耍尽各种“花槍”。

他的第一个“槍法”是：打着進化論的旗帜，高喊反对旧教育的口号，提出“教育無目的論”。这是最險詐的槍法。

他說：“除了更進的生長，沒有別的东西与生長是相关的；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以外，也沒有別的东西是能統率教育的。”因此，“教育的歷程除了这个歷程自身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他就是他自己的目的”。①

根据他这种謬論，仿佛沒有任何东西能干預人的生長，因而也就沒有任何东西能決定（“統率”）教育。教育是百分之百的超政治，超階級的；生長是为生長而生長，因此教育也就是为教育而教育；生長沒有目的，因此教育也就沒有目的。

当然，誰也不能否認：生物的生長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唯心論哲学和資產階級生物学中的反动派所提倡的“目的論”，早就被恩格斯無情地揭露和嘲笑过：“照这种目的論，貓被創造出來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为了給貓

①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鄧繼本，1955年商务版第88—90頁。

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为了証明造物主的智慧。”^① 据說，生物被創造出來达到某一“目的”之后，就一成不变了。达尔文的進化論用生物界發展的事实徹底粉碎了这种僧侶主义的觀點，証明生物是進化的，而这种進化是物質本身的运动，不須依靠不存在的、超物質的外力（“創造主”）。自达尔文主义問世以后，“目的論”就成了一具腐朽的殭屍。

杜威就趁机利用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威信，虛張声势地鞭打着“目的論”的殭屍（在下面我們將証明，他不是真正地鞭打），同时还歪曲达尔文主义：把教育这种社会現象和生物的生長現象等同起來，提出“教育無目的論”，以便擴充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傾銷市場。

同时，杜威在提倡“教育無目的論”时，还打着另一面旗帜，即反对那种戕賊人性的旧教育制度，这也是一种十分迷惑人心的伎倆。我們知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物学上的“目的論”和教育上的强制制度，几乎都已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杜威也就趁势用一种譁众取寵的手段，站在前門高喊打老鼠，而同时却从后門放出一条狼——即“教育無目的論”。

問題在这里，果真教育一如生物的生長，是無目的的么？絕对不是。把生物、自然界的歷史和人类社会歷史混为一談，是根本反科学的。

恩格斯說：“社会發展史却有一点是与自然界發展史根本不同的。就是說：在自然界中，一个影响一个的，只是盲目的、不自覺的力量……反之，在社会歷史領域內起作用的，則是賦

有意識的、經過深思熟慮或受到熱情影響而行動並抱有一定目的的人。”②

一個有正常頭腦而又不願歪曲事實真相的人，總不難想到：教育是必須由一定教育者實施的，教育是成年人對兒童的影響過程，在施教之前和施教過程之中決不會茫無目的的。必須先有教育目的，而後才會選擇和決定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在運用一定方法授予兒童一定的教育內容時，其中必然也貫穿着某種教育目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理論堅持下列觀點：“教育是對於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種確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統的影響作用，以便在受教者心身上，養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質。”③

教育有目的，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的說法，顯然是一種不能令人置信的自欺欺人之談。因此，他拐上一個彎子說：“教育自身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有人、父母、教師，才有目的。”④

這是杜威所要弄的第二個“槍法”。照他的意思，教育還是有目的的，不過這種目的，“有無窮的變異”，“隨不同的兒童而差異”，是由教育者主觀隨意確定的。這種目的不過是教育者隨着兒童年齡的增長，或隨着兒童“本能”的“自然發展”而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8 頁。

② 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4 頁。

③ 加里寧著：“論共產主義教育”，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中譯本，第 88 頁。

④ 杜威著：“民本主義與教育”，鄒譯本，1935 年商務版，第 190 頁。

“選擇”的種種“暗示”，使學生的“本能”能“自然發展”。他說：“這不過是教育者方面的暗示，暗示他怎樣注意，暗示他怎樣選擇。使他在實際情形中所遇的種種能力，能使之自由發展，不受阻礙，使他知道怎樣指導這種能力上適當的途徑”。他說，他所反對的只是“終極的目的”。①

在這裡，又暴露了杜威的主觀唯心論的生物學化教育觀。

難道教育的目的真正只限於零零碎碎的“暗示”麼？不然。我們不否認教育總是一個循序漸進、一点一滴地影響兒童的過程。但是從整個教育內容和過程來看，在教育中永遠貫穿着統一的脈絡、“系統的影響作用”，它必然有其“終極的目的”，這是不需要證明的。

難道教育的目的果然是教育者主觀隨意確定的麼？不然。教育者本身的認識和世界觀就不是由自己主觀想出來的，而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因此，他們所抱的教育目的，歸根到底，也是社會制度的產物，這難道還不十分明顯麼？例如，資產階級學校力求把學生培養成利己主義者，難道這種教育目的不是決定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麼？

杜威卻說：不然。他認為因時而異的“暗示”，亦即教育目的，應該由兒童年齡增長的“自由發展”，亦即兒童“本能”的“自由發展”中引伸出來。其實，這是一種倒栽蔥的“槍法”：他首先把利己主義等社會意識楔入本能之中，然後再教別人從“本能”之中去“引伸”出這種東西，並把它們作為教育目的，作為對教育者的“暗示”。他是如此的愚蠢，而又如此的狡猾。

杜威和偽兒童學家一樣，首先按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方

便，捏造出种种不同的“本能”和“天性”，然后还虚伪地说教育是“利導”个人“本能”的工具^②。在实际上他們都是以捏造的“本能”來戕賊兒童的个性的。

馬卡倫柯曾明确地揭露过兒童学家的这种陰謀：“如果这个人有能力学会讀書的話，那好極了，就讓他去学吧；那个人有运动的嗜好——也不坏；如果一个人沒有任何的愛好的話，那正合兒童学家的胃口，——这是‘不堪造就’的人，可以随便怎样对待他都行。”^③

这一段話也正是揭露了实用主义教育学家的陰謀。杜威自称他的“教育無目的論”是反对戕賊人性的旧教育的，是为了“重視兒童的个性的”^④，如果有人真的相信他的話，那就太天真了。其实，在“教育無目的論”中，正包含着戕賊兒童的个性的“理論”，而且特別包含着污蔑和戕賊劳动者子女的个性的“理論”。

在这里，我們來看一下杜威在教育目的問題上所耍的第三个“槍法”。这个“槍法”就是：他也提出一个“終極的目的”，而且，据他說，这种目的是適合兒童的“本能”的。

他說：“誠以大多数人民，乏特著之知識的兴趣（請注意：他所謂的兴趣也是一种“選擇”事物的本能——作者），而富於所謂實踐之冲动与傾向……”^⑤。他的邏輯是：劳动人民的子

①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193頁。

② 同前書，第206頁。

③ 馬卡連柯著：“論共產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34頁。

④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205頁。

⑤ 杜威著：“学校与社会”，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13頁。

弟，由於“本能”的決定，必然只能訓練成為被剝削的材料。如果我們不理解杜威所確定的這種教育目的，就根本不可能懂得實用主義教育學全部體系的反動實質。列寧早就揭穿過：資產階級的教育目的是“給資本家們造就馴服的奴隸和伶俐的工人。”

當然，杜威不會也不敢坦率地說出他的真心話的，因此，他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我們所實施的教育，須使人在經濟方面能自立。”①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人民怎樣能在經濟上獨立呢？所以，訓練“在經濟方面能自立”的人，和訓練被剝削的材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說法么？

還不止此，資產階級教育目的的另一方面，是培養剝削者和統治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不是做剝削者、統治者，就是做被剝削者、被統治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所要求於青年的為人的“標準”，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目的。杜威說：教育是一種“陶鑄的活動——就是陶鑄青年，使他們合於社會的標準。”②他在这里終於提出了終極的教育目的，打了自己一記耳光。不過，據他說，這是符合“本能”的“自然發展的”；這是把“本能”加以“陶鑄”，使其有“適當的生長”，符合於“社會的標準”而已。

由此可見，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是有意捏造出來的、掩蓋資產階級教育目的的一套“把戲”。

三 由陈腐的“目的論”到反动的“教育無目的論”

我們在这里要証明：“教育無目的論”的“理論”基礎是陈腐的“目的論”。

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正如上述只不过是掩盖反动資產階級教育目的的極端狡猾的說詞：把資本主义社会現存的教育目的，用生物学上的一些名詞加以掩飾罢了。这种把教育理論生物学化的步驟如下：

首先，他把資產階級要求於人的“标准”糅到“本能”中去，例如說什么“利己的傾向”、“实践之冲动”等等。

然后，第二步，他把“教育的歷程”和本能的“生長”混为一談，相互等同。

由这种十分方便而实用的邏輯推論一下到了第三步，杜威就得出他的“教育無目的論”。

但是，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只不过是在資產階級教育目的上披上一件生物学外衣，伪装为用教育去“利導”某些“本能”，讓本能有“适当的生長”。

原來，杜威是“教育有目的論”者，他要求使兒童“天性適當的生長”。他在“適當”一詞中，已經非常巧妙地点出了教育的目的。同时还点出，資產階級的教育目的似乎是寓於“本能”、“天性”之中，是本能、天性的構成因素。

① 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鄒譯本，1935年商务版，第211頁。

② 同前書，第17頁。

前面我們還談到，杜威虛張聲勢地鞭打過“目的論”的殭屍，但在这里我們却看到，杜威並不是真正地鞭打它；相反的，他把這種陳腐的“目的論”，偷偷地在“教育無目的論”和“本能”理論的掩護下，移植到教育學領域中來了。這當然是一種卑劣的欺騙，但這是為了實用，而且僅僅是為了實用上的方便。

這種方便的手段，一點也不是為奇：杜威的“本能論”是從詹姆士那里原封繼承而來的，而詹姆士的“本能論”則是分毫不差而又十分露骨的僧侶主義的“目的論”。

詹姆士認為，本能是“盲目的、自動的、不教自會的”能力，其所以是“盲目的”，是因為：這種能力是根據“創造了”的某種目的活動着，而本能並不能“預見”到自身的目的。所以他說：本能是“目的論的或有目的的”活動能力。那就是說，“創造主”（上帝）給本能活動早已安排好了不能預見的目的。^①

原來，本能“有”它的目的，所以，杜威就可把他不可告人的教育目的，假托與隱藏於本能之中，因而教育就可以“沒有目的”了；所以，“教育無目的論”只是蓋上了一層遮羞布的“目的論”。杜威在前門高喊反對“目的論”的同時，又從後門送來了“目的論”，把它搬到教育學領域中來。由此可知，“教育無目的論”不僅是一套“花槍”，而且是一支“暗箭”。

原來，杜威是一個比詹姆士更狡猾的、不敢明目張胆表示態度的僧侶主義的“目的論”者。

揭穿開來：“教育無目的論”，只是給資產階級的教育目的披上了一件由生物學辭藻所織成的金光耀眼的袈裟，如此而